

珍藏版

拂晓刺杀



太白文艺出版社

拂晓刺杀

(台湾)柳残阳 著

太白文艺出版社

(陕)新登字 017 号

责任编辑 葛佳映

封面设计 静彦

拂晓刺杀

(台湾)柳残阳 著

太白文艺出版社出版

(西安北大街 131 号)

社长兼总编 陈华昌

新华书店经销 安康印刷厂印刷

850×1168 毫米 大 32 开本 12 印张 4 插页 260 千字

1997 年 3 月第 1 版 1997 年 3 月第 1 次印刷

印数:1—30000

ISBN 7—80605—478—2/I·411

定价:19.80 元

内 容 简 介

八幡会声威远震，它的血灵幡幡主官玉成与金玲原为誓共生死的情侣。后来官玉成移情别恋于魏月媚，金玲将魏月媚脸上刺划八刀毁容后逃跑。为了能逃过八幡会的追杀，金玲雇请何敢做自己的保镖。

何敢外表像个老粗，莽夫，实则机灵透顶，幽默风趣。当他一接手这宗保镖营生，便受到声名烜赫的八幡会的恫吓，也遇到道上同源的趁火打劫，只得到逼其娶妹的准大舅子赵大泰的援助。但为了信守诺言，也为了一点义气，他还是硬着头皮与强大的敌人对着干，坚持要把顾客金玲送到目的地。

当五个八幡会的高手截杀时，他用计反诛四敌，却不料毒发而受制于残敌潘七。正当性命难保之时，南海珍珠贝心如现身杀了

潘七。

原来贝心如是金玲当年情人。可他心胸狭窄，怯懦自私，他无端妒忌何敢，使金玲忍无可忍。当强敌环伺时，贝心如临阵脱逃。

力向双因何敢救妻免遭强暴而化敌为友……

白不凡面丑心歹，惯于施毒，终于遭到报应……

万人杰这叫花子为钱也为义，只身闯虎穴，诱敌倾巢而出……

何敢一再熟练地运用游击战术，屡屡奏效……

拂晓时分，八幡会剩余的四幡在帮主金光照的带领下，围住了何敢与赵大泰一家。最后的决战不可避免，胜负也将随着黎明的到来而见分晓。

敬爱的大陆读者：

本人高见几，笔名柳残阳，这次我的作品有机会在大陆出版，我感到甚为荣幸，遗憾的是我的笔名在大陆屡被侵权者盗用，竟多达数十种。市面上还出现了“柳（我）阳”、“柳残（阳）”等鱼目混珠的书，为防伪冒，特开列以下我1961年至1994年所著武侠小说书目，请广大大陆读者鉴别。

柳残阳武侠小说书目

- | | |
|----------|------------|
| 一、《烈日孤鹰》 | 八、《铁面夫心》 |
| 二、《麟角雄风》 | 九、《忠义江湖》 |
| 三、《巨灵出阵》 | 十、《关山万里飘客》 |
| 四、《眨眼剑》 | 十一、《血魂山之誓》 |
| 五、《江湖之狼》 | 十二、《大雪满弓刀》 |
| 六、《牧虎三山》 | 十三、《屠龙手》 |
| 七、《阎王梭》 | 十四、《追魂帖》 |

- 十五、《洪门传奇》 三十五、《竹与剑》
十六、《怒剑狂火》 三十六、《大龙头》
十七、《索命鞭》 三十七、《火符》
十八、《青龙在天》 三十八、《傲爷刀》
十九、《天宝志异》 三十九、《神手无相》
二十、《血魄忠魂困蛟龙》 四十、《修罗七绝》
二十一、《铁剑丹心》 四十一、《幻剑毒刃》
二十二、《魔箫》 四十二、《星魂》
二十三、《金家楼》 四十三、《血斧》
二十四、《独尊劫》 四十四、《劫后恩仇》
二十五、《渡心指》 四十五、《金雕盟》
二十六、《雷之魄》 四十六、《荡魔志》
二十七、《生死锤》 四十七、《霜月刀》
二十八、《邪神门徒》 四十八、《拂晓刺杀》
二十九、《如来八法》 四十九、《剪翼》
三十、《邪神外传》 五十、《七海飞龙记》
三十一、《苍鹰》 五十一、《千手剑》
三十二、《十方瘟神》 五十二、《铁脚媳妇》
三十三、《天魁星》 五十三、《伤情箭》
三十四、《大煞手》 五十四、《血刀江湖载酒行》

- | | |
|---------------|---------------|
| 五十五、《血 烟 劫》 | 六 十、《侠盗来如风》 |
| 五十六、《沥 血 伏 龙》 | 六十一、《五 岳 风 云》 |
| 五十七、《凤凰罗汉坐山虎》 | 六十二、《断 十 八 刃》 |
| 五十八、《杀 伐》 | 六十三、《鹰 扬 天 下》 |
| 五十九、《千 魔 之 仇》 | |

三十余年间，本人所著武侠作品计约七十一部，但为读者负责起见，“全集”中筛汰了部分不够畅快的作品。上述六十三部小说均为本人的精心之作，“全集”之外，不再另有其它柳残阳武侠小说。

中华人民共和国北京市公证处

公 证 员

陈 中 京

一九九四年十二月十一日

公 证 处

目 录

- | | | | |
|-------|------|-------|--------|
| 第 一 章 | 佳人如玉 | | (1) |
| 第 二 章 | 梦魇之始 | | (18) |
| 第 三 章 | 妖丐婴煞 | | (35) |
| 第 四 章 | 剑门情缘 | | (52) |
| 第 五 章 | 血肉黄雀 | | (70) |
| 第 六 章 | 两路伏兵 | | (86) |
| 第 七 章 | 血溅三步 | | (103) |
| 第 八 章 | 南海珍珠 | | (118) |
| 第 九 章 | 巫山惊雷 | | (138) |
| 第 十 章 | 再现魅影 | | (156) |
| 第十一章 | 灵蛇摆尾 | | (173) |
| 第十二章 | 巧刃伏尸 | | (191) |
| 第十三章 | 以德报德 | | (209) |
| 第十四章 | 冤家路窄 | | (225) |

第十五章	搏命图存	(242)
第十六章	有凤来仪	(260)
第十七章	八方风雨	(279)
第十八章	计施苦肉	(296)
第十九章	兵不厌诈	(313)
第二十章	追魂夺命	(331)
第二十一章	拂晓之血	(348)

第一章 佳人如玉

大热天，连一丝风也没有，朝西方向那轮半浮半沉的血红落日，就越发像个硕大的熊熊火炉，仿佛将大地万物烤融成一团，粘腻得连空气都化不开。

华灯尚未初上，这条街道就已经嚣闹起来，什么样的人都有，挤挤蹭蹭的从人口里发出各形各式的声浪，布散着百般异味体气，这些，再搀合着那等闷燥的热腻，精气神火候若差了点的，还真个挺熬不住哩。

何敢从一家小酒馆里冒了出来，抹着满头的汗水，眯着眼吁了口气，这口气才吁到一半，又叫一个酒嗝给截断了；他微显厌烦的睥视来往的人潮，心头却不禁在盘算——歇息是去街尾的玉兰阁呢？还是到对面胡同中的燕语轩？要不，他又想，干脆去给大兴记的李瞎子捧捧场，掷上几把也好，但不论打谱去哪儿，现下的辰光都嫌早了点。

又抹了把额头上的汗水，他不自觉的移动脚步往前走，就凭他何敢这副块头，活脱一扇铁铸的门板，人朝路上一挺，左近的伙计们就不让道也非得让不可了。

出了那条乌烟瘴气的窄街，三两步便到了镇郊，嗯，这里是稍稍凉快点，至少还有那么几丝若有似无的微风，而

耳中听不到嘈杂，见不着那干挤去扎来的疯子，心情上就宛似轻松多了。

提到疯子，何敢不由得自嘲的咧嘴，只不过眨眼前，自己不也在那一群人中搅合着么？此时想想，人在无聊光景里做着无聊事的当口，还愣是悟不透那等无聊法。

长长伸了个懒腰，又大大打了个哈欠——他确实已有几分酒意，却只是几分而已，干他这一行的，喝酒不关紧，可万万醉不得，哪怕是醉上一次，就极可能千古不须愁啦。

那声哈欠犹在发着倦慵的尾音，路旁深草丛猛的扑簌声响，一道寒光却自声响发出的另一个不同角度倏射过来，目标正对准了何敢张开的嘴巴！

视线还只刚刚被那声怪响吸引过去，这阴狠的一家伙业已到了跟前，何敢右唇角边上那道细细的褐色疤痕立即扭曲，像一条痛苦痉挛的蚯蚓——他的身体没有任何闪避的动作，只见他的左手微翻，就那么一下，射来的这抹寒光突然颤落，有若一条矫纵的小蛇般平躺在何敢的手心里。

当然那不会是一条矫纵的小蛇，躺在何敢手掌上的，是一柄七寸长的锋利小缅甸刀，是那种韧性极强，可卷可弹又杀人不见血的要命玩意！

细窄的刀刃闪泛着冷森的光芒，青熠熠的芒彩仿佛在向何敢眨着鬼眼；何敢端详着这柄小巧缅甸刀的镂花象牙刀柄，一双浓黑如刷的眉毛不觉渐渐纠结起来。

于是，那条身影便翩然落下，由那棵高大的榆树顶上落下。

这是一条纤细的，婀娜多姿的身影，衣袂飘动间，散漾出一股淡雅的芬芳——仿如茶花的香气，隽永又清灵。

何敢定定的注视着眼前这位自天而降的女人，他不能不承认，这确是一位美得叫人魂魄动荡的女人；不但美得俏、美得艳、美得柔丽，更带着那么一股子说不出的成熟风韵，如果定要挑剔什么缺点的话，呃，似乎稍稍透着点幽冷的味道，令人有种隔着层冰膜的感觉。

那女人一双冰凌凌的凤眼冷凌凌的盯着何敢，就如同何敢在望着她；好半晌，她才淡淡的开了口：

“你是有两下子，何敢。”

舐了舐厚阔的嘴唇，何敢嘿嘿笑了：

“过奖，雕虫小技，算不得什么——”

说到这里，他又突然醒悟，此刻兴师问罪犹且不及，怎的倒与对方客气起来？两眼一瞪，他硬是把刚刚浮在面庞的笑容抹了下来：

“我说，方才这一暗青子，可是你的杰作？”

那女人毫不犹豫的点点头：

“不错，是我招呼的，也只能算雕虫小技而已。”

何敢忍不住肝火上升：

“这位姑娘——”

对方平静的接口道：

“我叫金铃，黄金的金，风铃的铃。”

何敢怒道：

“不管你金铃也好，银铃亦罢，我可没有这个兴致在这

里同你叙旧套交，扯闲淡；我倒问你，我们一无怨，二无仇，甚至连认识都不认识，你他娘抽冷子使这要命的家伙暗算我，却是为的哪一桩？”

金铃十分从容的道：

“不为了什么，只是考验考验你。”

微微一怔，何敢大声道：

“考验我？考验我什么？”

金铃仍然平淡的道：

“试试看你的功力是否如传言那般精湛神妙。”

何敢有些得意，又猛一下板起脸来：

“如果名不符实，我岂不被你这一刀捅穿了喉咙？”

金铃神态自若的道：

“若是学艺不精，浪得虚名，还不如早死早超生，何苦留在人间世上活显眼？”

何敢张口结舌了好一会，才粗着脖颈骂：

“娘的，这算什么歪理？简直是横行霸道，视人命如草芥，把我姓何的当做肉头拨弄，我他娘是可忍孰不可忍——”

金铃随手摘了一根草梗在手指上缠折着，边闲闲的问：

“你想对我怎么样？”

何敢不禁咆哮：

“对你怎么样？我要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；你刚才打谱要我性命，行，如今我也正好如法炮制一番，娘的，考验考验你！”

金铃姣好的面容上没有丝毫惊惧或疑虑的表情，她安安详详的道：

“我不会同意，因为我打不过你。”

何敢正在捋袖摩掌故做架势，闻言之下不由啼笑皆非——牛鬼蛇神见得多了，稀奇古怪的经历也不少，像这种场面，这等角色，他还真个头一遭遇上……

金铃又道：

“再说，我考验你有原因，有你的好处；你考验我，则纯属意气报复，一个大男人，尤其似你这般名声响叮当的大男人，如此作为岂不是显得太幼稚、也太欠缺风度？”

窒了好一阵，何敢才悻悻的道：

“用不着给我高帽子戴，我只不过是一个江湖草莽，四海浪荡，凭几手把式混碗饭吃，没什么了不起……呃，你既然这样说，我他娘也只好憋口气拉倒，好男不同女斗，算我倒霉，喏，家伙还你！”

金铃轻轻摇手：

“等一等，你不想问我这样做的理由？也不想问问你会有些什么好处？”

何敢略一迟疑，手中拈着那把精巧的小缅甸刀：

“你这娘们鬼点子不少，我总觉得带着邪门，不是好路数……”

美丽的面庞上第一次呈现出柔和的风韵，金铃的语声也柔得像水：

“何敢，你不必怕我！”

何敢怒道：

“我怕你什么？天下之大，或许有不敌之人，却没有我畏惧之辈！”

金铃颌首赞美：

“好气魄，何敢，你跟我来。”

何敢戒备的道：

“去哪里？”

金铃没有回答，转身而去，何敢望着她摇曳生姿的背影，好半歇，才咬了咬牙，大步跟上。

疏林、小溪、峭严；一幢朴拙的茅屋，依筑在矮岗之下，是个清幽僻静的所在。

茅屋中的陈设也非常简单，只是个最起码的居住之处；何敢坐在这张白木桌前，正满怀狐疑的四周打量，金铃已给他端了一杯茶过来。

茶具的讲究，却迥异于这幢茅舍的寒伧——象牙般的细致玉瓷，在杯口镶镂着金边，杯面上浮绘着极其精美的松鹤图案，杯底的暗纹，则随着碧绿的茶液晃动，而茶香沁心，隽永芬芳，如同它的女主人。

在白木桌的对面坐下，金铃低柔的道：

“茶凉了点，将就着喝。”

大口饮下半杯，何敢余味犹存的喷了喷嘴巴：

“天热，凉茶正好。”

瞅着何敢，金铃不似笑的一笑：

“最近生意不大强，可是？”

呆了呆，何敢道：

“什么生意？”

金铃抿着嘴，停了一会才道：

“你这一行的生意。”

又啜了口茶，何敢瞪着金铃，道：

“看情形你对我的底细还真知道得不少。”

金铃道：

“差不多都知道，我承认这要花不少功夫时间去打听，但却不算顶难，要确知某一桩事，总有些迹象可寻，是吧？”

哼了一声，何敢道：

“其实我们也谈不上什么神秘，只要找对了路子，生意成交就容易，设若大伙全似缩头乌龟窝在洞里，身份是隐住了，却靠什么嚼食？”

金铃点头道：

“所以我根本不去找你的中间人，直截了当和你见面，你免掉一层抽佣，我也落得隐密，岂不两全其美，彼此上算？”

细细端详着桌子对面这位美得带点古怪的女人，何敢谨慎的道：

“你找我，是要委托我去保护什么人？”

金铃道：

“当然，你原是干这一行的不是？”

手指转动着茶杯，何敢扬着脸道：

“正是，而且还属顶尖儿的！”